

紅藍兒女聚首英國倫敦

吳仁灼 (1971 剛社)

恆社周榮超、周朱樂怡伉儷在暢遊波羅的海及巴黎之後，決定停留倫敦，重續三十年的舊夢。

周會長是建築師，對於倫敦的古舊建築物，讚不絕口，當然謀殺了不少菲林。會長夫人朱學長更是英國古裝劇的影迷，加上倫敦名店如林，相信會在 Harrods 及 Selfridges 流連忘返。仁灼與筱美有幸與他們在倫敦相見歡，紅藍兒女還趁着會長伉儷從加州帶來的好天氣，一齊暢遊倫敦奧運村，可惜光社的梁乃森學長因膝部手術後，仍在康復中，不能跟我們一齊作量地官。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前會長周榮超(恆社)、周朱樂怡(恆社)，英國培正同學會吳仁灼會長(剛社)、吳陳筱美(剛社)聚首英國倫敦世運村商場

鑽禧感言

梅剛銳 1953 誠社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又已到了人生的晚年。神人摩西在聖經說：「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詩篇 90:10) 不經不覺本人已踏入摩西所說這話的後半句。上星期一(8/12)有機會與李君聰及黃鼎明同學茶聚於屋崙市牡丹閣酒家暢談往事，及談論同學們近況，感覺人生短暫，確有唏噓之感。我生平最討厭寫文章，要我投稿就如千斤重擔壓肩頭，執起筆來，確有執筆忘字之感。今年適逢培正我級班社(誠社 1953)鑽禧之慶，我只管東拉西扯，在我這短暫人生中寫一些感言。

去年我與太太(羅雅生)計劃回港慶祝我長兄梅剛強(培正老師)九十歲生辰，可惜未能成行，主就呼召他回天家。記得當他離世前親自提筆寫一節聖經金句：「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恩惠！」(詩篇 103:2) 製成書籤，以便在他的安息禮拜中派發與各親友留念。在此深感在我人生中領受神的恩惠實在太多。有許多同學對我本人不大認識。我分別於一九五三年畢業香港培正中學，一九五九年畢業香港浸會神學院，及一九六一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在九龍旺角浸信會為主任傳道六年(由基址至成立教會)。於一九六三年移民來美國，加入三藩市華人自立浸信會並參予事奉工作，開設基址成立教會等。

首先我要感謝神讓我生長在一個基督化家庭中。我母親常以我外祖父信主的經歷來勉勵我。我外曾祖父曹法選牧師曾在中國廣州市牧養教會，外祖父歐陽進寬先生冒着生命危險而信主(按當時鄉例，凡信奉基督教「洋教」的人必須在族中除名，並要將他以嚴刑治死)。我外祖父星夜逃走，族人拿着火把刀槍利器隨後追來。幸得神保守給與智慧，躲在一條深水溪中，藉着水草和樹叢的遮掩得以避過捉拿。他即黑夜徒步逃到廣州市求助於教會。他忠心事主，生活虔敬，為八約浸信會堂主任曹法選牧師所賞識，日後將他的女兒許配給他為妻，成為我的外祖母。過了一段時日，鄉間反對基督教氣氛平靜下來，於是我外祖父帶同妻子回鄉，並積極展開傳福音工作，引領村民信主，且有二位獻身傳道，及親自創建了從化石海福音堂。暑假期間有不少美南西差會宣教士來此度假，因有出名的「從化溫泉」，並且我外祖父擁有一大果園，有各樣生果出產「任食」，我母親且常提醒我在「培正」讀書要額外勤奮，因外祖父乃「培正」創辦人之一，他為了信主家庭子弟應就讀於基督教所辦的學校，他就不辭勞苦，廢盡唇舌，逐個「大洋」銀幣艱辛地籌募得來作為辦學經費。我家父是梅國芳牧師，少年蒙召信主，並獻身傳道受造就於廣州東山神道學院，二十三歲畢業，與歐陽進寬先生之女兒歐陽惠賢結婚，旋即下鄉傳道，足跡遍歷五邑各地(台山、新會、開平、恩平、鶴山)。自一九二零年起至一九二六年任職於兩廣浸信會神道學院為教授。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受聘於三藩市第一華人浸信會為主任牧師。他於一九三二年十月回中國，復任兩廣浸會神道學院教授職，並義務牧養兩間教會。(筆者翻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訊 2007 年七月號論及梁根博士與穗港兩地浸會神學院時，發現印有一張古舊相片「1933」，站在梁根博士右手邊的那位就是我的家父。)中日戰爭期間他任職於坪石培正培道聯合中學宗教主任及校牧。他忠心事主，帶領師生們信主，並給他們施浸於白沙河。

寫到這裡暫且作一段落。神的救恩是極寶貴的，且是白白可得的，所謂「易得易失」，求主保守我們的信心，免得在這罪惡充盈的世代中隨流失去，讓我們為主作個忠勇戰士！